

国际大奖获奖作家作品集

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凯迪克奖

罗伯特·罗素作品集

Capt Kidd's Cat

基德船长的猫

[美] 罗伯特·罗素◎著 杨翠艳◎译



你听到的基德船长的故事，
不如忠诚的猫所看到的更真实

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Capt Kidd's Cat
基德船长的猫

[美] 罗伯特·罗素◎著 杨翠艳◎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基德船长的猫 / (美) 罗素著 ; 杨翠艳译. -- 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7

(国际大奖获奖作家作品集)

ISBN 978-7-5502-5642-2

I. ①基… II. ①罗… ②杨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
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1649号

基德船长的猫

选题策划: 益博轩

作 者: [美] 罗伯特·罗素

译 者: 杨翠艳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96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16 10印张
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642-2

定价: 22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64243832

一只猫的奇幻之旅



前言

麦克·得莫特

在这个世界上，总会有一些卑鄙的小人，他们喜欢用毫无事实基础的言论来评价他人，造谣生事。我的脑海里时常会出现“基德是一个杀过人的罪犯”“其实基德船长本身就是大海盗”“基德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强盗”这样的恶俗言论，都是那些卑鄙可恶的叛徒嘴里说出来的。

平心而论，对于说基德船长是强盗的话，我是万万不会认同的，我肯定会坚决反对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因为他还不如我的那位姑妈塔比莎呢，她住在沃平，比基德船长要像海盗得多。我的那位姑妈至少以前做过这等恶事，而且倘若没有别人的限制或者是事情的阻挠，她也不会有什么悔改之意。我的那个姑妈塔比莎死后是不会善终的，上帝不会让她去天堂，她太卑鄙，内心太肮脏。

在基德船长的身边，我认识了一些人。我也是很了解他们的，只要是那些有钱的绅士们，我准能一眼就轻易认出。他们谁最好谁最坏，我的心里也都清清楚楚。

这些贵人绅士里，有伯基斯和大嘴巴埃维里、普兰特先生，也就是斯泰德·邦纳少校、爱尔兰、梅斯，也有米森、维克、库里福德和巴特罗伯茨等。但是基德船长和他们相比，真的是大大的好人。如果将埃维里所做的烧杀抢掠的恶事比做一头牛，那么基德船长所做的只是一根牛毛。

基德船长这样一个内敛含蓄、经商有道的纽约商人，就在行刑的码头被无情地绞死了。他是多么可悲，多么可怜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被不明实情的民谣小贩写到歌谣里，被人们作为一个不好的榜样传唱。在牧师传道的时候，他也被作为一个可怕的例子向人们宣讲。甚至在那些善良可爱的孩子的心中，基德船长就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人。可是，谁又知道原因呢？我知道这其中的原因，我要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把所有的事实真相告诉人们，用我自己的方式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基德船长所做的和犯罪相近的事，无非就是举起泔水桶砸翻了一锅令人讨厌的炖杂烩。很多别的船长也经常做这样的事情，可是没有一个船长因为这样一件事情被人们叫做强盗，更没有人因为这种事被当做罪犯拿铁链子锁起来。

基德船长对所有人都坦诚相待，无论他的朋友是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地位高低，他都无条件地信任他们。他愿意为任何一个朋友牺牲，这就是基德这一生做的唯一一件错事。

作为基德的朋友之一，对于这些，我肯定是知道的。但是作为朋友，我绝对没有背叛过他，除了在我们玩耍游戏的时候。我做不出这种没良心的蠢事，就是伤害养活自己的人。我绝对不会欺骗他，像其他强盗一样无情害他蹲进纽盖特监狱。

在我的生命里，他是我最好的伙伴，我愿意永远追随在他的身边。倘若可以，我愿意当初和他一起死在冰冷的绞刑架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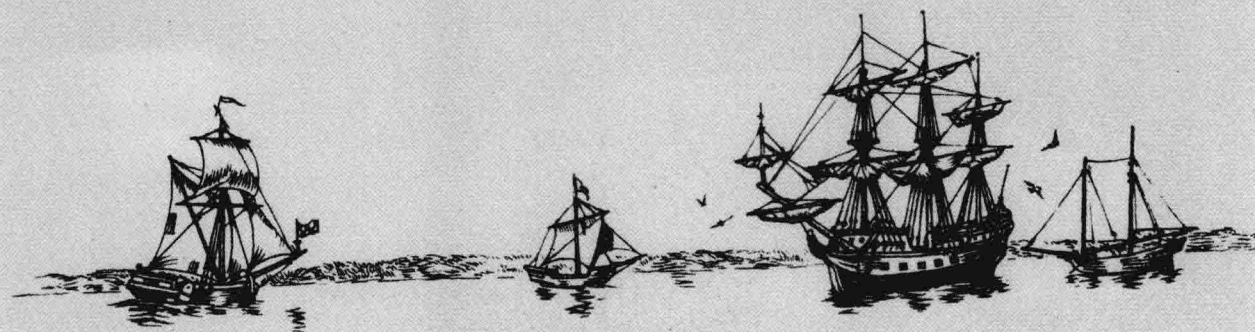
基德死后，流传他埋下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宝藏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，这真的是令人可笑的谣言。巴密一直费尽各种力气去寻找这些所谓基德留下的宝藏，他挖了很多洞，最后也毫无所获，没有见到一个之前的物件，更别说金银。但是不得不说，他挖的洞合起来都能装进去一艘探险号、一艘雀达商人号和一艘圣安东尼号。

在这群“令人尊敬的”商人、布下骗局的律师和高高在上的海军军官实现他们的卑鄙的阴谋之前，基德就已经输了。他早没有更多的钱去投入其中，怎么还会有多余的钱被当做宝藏埋起来？这就是为什么说，巴密永远也找不到所谓的宝藏的原因。

这对于我来说，肯定是再清楚不过的。因为为了让基德在被行刑之前，能够显得干净体面，让他死得有尊严，我把戴在左耳朵上的蓝宝石戒指卖掉了，给他买了一身衣服。

确实是这样，衣服是我买的。那么接下来，我就给大家说说整件事情的真实情况。





目录 / *contents*

换了新船长	001
基德的夫人	015
土耳其地毯	027
真正的基德船长	038
不祥预感	051
叛变	063



水桶·····	073
重返圣玛丽·····	091
远航前进·····	112
贵族的许诺·····	128
纽盖特监狱·····	136
樱桃树盛开·····	144



换了新船长

有一天，伯基斯来到“船长休息室”，从他一进门开始，我就感受到深深的不安，因为我意识到麻烦要来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看见过各种各样的麻烦，要问我最讨厌的东西是什么，那就是麻烦。

我曾经生活在酷热难耐的地中海地区的海盗船上，在那里我待了五年。在我看来，对于任何一只猫来说，这都是无法忍受的，反正我早已经受够了。这就是当汤姆·特尤船长停船靠岸，缓缓地捞起船锚，与陆地相接并居住在陆地上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是那么喜悦的原因，就连我的脚都是轻盈欢快的。

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居地，应该才是最重要最开心的吧。汤



姆·特尤船长一下船，就忙着去寻找定居地。最后他选定了纳拉干西特，距离滨海城市纽波特非常近。和那臭气熏天的沼泽地、马达加斯加的海岸以及圣玛丽的原始丛林相比，这里真的是最受欢迎的居住地，还有什么比这里更好的选择呢？

那个名叫“船长休息室”的房子，就是汤姆和我定居下来之后建立的，名字也是汤姆起的。这个房子，是我温暖的家，安逸舒适，简单幸福。

整间小房子都经过汤姆·特尤船长精心布置，里面每一件物品的摆放都可以看出汤姆花的心思。小屋里的每一件东西都十分珍贵，那些家具几乎都是用柚木和桃花心木制成。墙壁上别出心裁地挂满了亚麻饰品、银饰、马蹄铜管乐器、挂毯以及那柔软舒适的土耳其地毯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屋子里面摆放着许多我们的远洋战利品，基本上都是我们从波斯湾、加勒比海和红海地区带回来的。

汤姆·特尤船长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富人，他在普罗维登斯和纽波特都有数目可观的财产。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，还有两个马达加斯加的奴隶做我们的仆人。汤姆可以像任何一个贵族绅士一样自在地生活。

倘若不是有一天，那个可恶的伯基斯船长从伦敦回来，并带着一条头条新闻来找汤姆，我和汤姆可以一直安逸自在享乐地生活下去。

在这个地方，汤姆有一棵他最爱的梨树，就在这棵梨树之下，伯基斯和汤姆坐在一起，喝着朗姆混合酒进行着激动地讨论。在旁观者的角度，汤姆船长基本处于倾听状态，而伯基斯则一直保持着激动的情绪来诉说。

伯基斯大声喊叫并激动地捶着桌子。他喊道：“我们在红海地



区的贸易是顺利而愉快的，如今那个吃饱了撑的闲的没事干的国王，非要来插手我们的贸易。他曾经放言‘我一定要让那些海盗们吃点苦头，让他们在这片海上知道我的厉害，吃点苦头。把他们从这片海上彻底铲除，捣毁他们的老巢，让那些有钱的绅士们全都见鬼去吧，在绞架上折磨死他们’。你听听他这话。这个愚蠢的国王是想让我们从海上彻底消失，这种愚蠢的念头真的是让我恨死这个饭桶国王了。而现在，汤姆，国王一旦这样做，势必要毁了你我的兄弟情分。”

汤姆保持了一会儿沉默，点着他的烟斗，抽了两口烟，说



道：“现如今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与那些政治家进行周旋，多说一些奉承的违心话，来讨他们的开心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要拖住他们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要去妥协，去和他们坐下来谈？以此来和他们周旋吗？”伯基斯听到这里不禁大喊道，“我们曾经也这样做过，可是有用吗！他们越来越得寸进尺！你醒醒吧，汤姆！那个可恶的国王已经决定把现在的纽约州州长弗莱彻换掉，转而让一个叫迪克·库特·罗德·贝洛蒙的来坐上这个州长的位置。你要知道，这可是一个保守的爱尔兰人，他整日唱着圣歌，总是将道德伦理挂在嘴边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对于海盗有一种无可附加的痛恨。”

“我简直要疯了，这是一件多么残暴的事！”汤姆充满无奈和愤懑地说，“在我看来，已经没有比弗莱彻州长更好的州长了。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同样也是所有绅士的知己。我与他有很深的交情，我曾经不止一次去他家做客。吃他的，喝他的，和他坐同一辆马车出行，还在他的私人花园里惬意休息。他为人真诚，不属于他的利益他从来不过问更不会去争抢，从来都只是拿走属于自己的那百分之十的分红。因此他受到人们的爱戴，他受到所有纽约商人的认可。在商人们看来，这个州长是不可替代的。可想而知，倘若那个叫迪克·库特·罗德·贝洛蒙的爱尔兰人当了州长，而把所有红海的贸易禁止了，那么现在全部的有钱士绅和商人们，都将面临天大的危机。我不知道在这之后我们这些人会去哪里，会做什么，但是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目前不会做别的，除了做海盗，真的不会老老实实干别的了。”

伯基斯越来越激动，他吼叫着：“这些都还不算什么，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，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不忘将自



换了新船长

已烟斗里的灰磕出，又填上了新的烟草，同时将一杯酒一饮而尽。

紧接着，他又说道：“那个愚蠢可恶的国王，绝对不是在开玩笑，他真的在准备武装力量来打击我们。真是该死，我真想一枪打死他。为了远征海盗，这个国王已经在出资装备一条新的战船，名字就叫‘探险号’，从装备强度来看，这真是一艘厉害的战船，配备着三十四门管炮。现如今，那些王室贵族已经开始联手对我们进行压迫和剥削了。我们得来那些钱是多么不容易，整日漂泊在海上，为了获得那一点点的利益。而他们如此丧心病狂到制我们于死地的地步，真是可恶至极。而且，为了分到利益，一些高官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，贝洛蒙就在其中。甚至连道奇·威廉都在其中。”

就这样，为了这个事情，整整一个下午，他们都在互相嘶吼着，发泄着自己内心的不满。听了没一会儿，我就感觉非常无聊和厌烦，同时我的肚子也开始抗议了。我就去找可可要吃的，在可可这里能够吃到上等的美味。可可和莫可就是汤姆的那两个马达加斯加奴隶夫妇，是汤姆船长从波尔德里其国王的手中，通过掷骰子的游戏赢过来的。

对于波尔德里其国王来说，失去可可真的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。可可做得一手好饭，是远近闻名的厨师。无论招待身份多么尊贵的贵族，用可可的咖喱和秋葵汤也是无可挑剔的。对于一只猫来说，每天能吃到鱼，真的是莫大的幸福，而能吃到可可做的清蒸英格兰鳕鱼才是莫大的幸运。我的身材也毫不例外的毁在了鳕鱼身上。

这对夫妇工作认真，每天都活得很欢乐。他们把整个家都收拾得整洁有序，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被他们打扫得一尘不染。可可曾经有许多老婆，而莫可是他的妻子中最受宠爱的一个。





可可将九个妻子卖给了费城的奴隶贩子，以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价格。可可得到了一笔钱，他想来想去找到了一个隐秘有趣的藏宝地，将钱藏到了一节很粗的竹子里。他还调侃嘲讽自己，这些钱是他的“九个妻子钱”。

他说，倘若未来的某一天，汤姆船长不再需要他了，他就用卖妻子的钱去开一个小酒馆，自己当老板。马达加斯加的土著人，有着非常野蛮的习俗，在他们的社会里女子地位低下，男子的绝对权威表现在所有的重劳力工作几乎都是女性来做。而男性只需要做一些日常琐事。可可就是这样，他每天就是在厨房做做饭，擦拭一下灰尘，摆弄一下花草。而莫可就需要把所有要用的木柴劈好，把花园里的土地翻整了，还要去看管奶牛，这些可都是重活儿。

面对着鲜肥可口的蒸鱼，我已经忘记了树下的争论。等到把鱼专注地吃完，听到伯基斯船长走了，边走边嘴里不住地自言自语，好像是在抱怨些什么，随后头也不回地登上了他的船驶离了海港。留下汤姆船长一个人在树下，他一直望着伯基斯在平静的海面上离开的方向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把正在厨房忙活的可可叫到身边来。

“去把需要穿的衣服和其他杂物收拾好，放到小帆船上，”汤姆船长这样对可可说，“咱们一起去一趟纽约，那里有一笔生意，把莫可留在这里看家吧。”

给可可吩咐完要做的的事情，他把我温柔地抱起，一边轻轻地挠着我的下巴，以便顺势把我放到他的肩膀上。他感慨地说：“我的老笨猫，现在看起来，咱们安稳的好日子是要到此结束了——哦！应该是我自己的安稳日子要结束了。”

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，他叫迪克·斯达林，他只有一个胳膊。一直以来，住在汤姆船长的那个小帆船上。这个时候，



老军需官已经把出行所需的行李和食物准备好了，而且还将小帆船打扫了。当我们所有工作都准备妥当之后，我们立刻随着渐渐退去的潮水扬帆出海，迎着温暖湿润的海风，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。伴随着我们渐渐远去的还有天上的太阳，它已经从我们房子后面慢慢落山了。

我们的船离开了海岸，并且越走越远。在那岸上的一切，到我们眼里都是黄昏里的一点暗淡的轮廓。莫可还在一直挥着自己的手臂，向我们告别，迟迟不肯回到房子里。在满是芦苇的海湾，栖息着许多可爱的鸭子，它们在不停地嘎嘎叫着，这叫声苍白无力，它们像是在轻声低语，哭诉抱怨着什么东西，又好像是在落日余晖中，想要睡觉。在这宁静平凡的黄昏里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可怎么会给人一种无奈的忧伤之情，真的好不舍，我永远的记忆。倘若当时我知道，一旦离开就再也不会回来了，永远也看不到这个地方了，我一定会更加伤心。

在浩瀚的大海上行驶了几天之后，我们就到了繁荣喧嚣的纽约。在纽约的街上行走，我感觉我们应该是回头率最高的，最引人注目的。汤姆船长特意穿上他那件最珍贵的蓝色外套，他戴的帽子都镶着金边。一把弯刀被磨得闪亮锋利，就挂在他的腰间。这把刀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，简直比得上他那银纽扣和金手枪了。

汤姆船长就以这样一身惊艳的打扮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可可拖着所有人员的行李，穿戴着橙色的大衣和青绿色的时尚头巾，紧跟在汤姆船长的身后。只有一条胳膊的老军需官，穿戴整齐地跟在后面，他今天还特意刮了刮自己的胡子，洗了一个热水澡，显得体面了不少。至于我这只老肥猫，就只管趴在老军需官的肩膀上。可是我失算了，我们这样惹眼，也很少有人去注意到我们。原来，在纽